

事紀村宋

田 間 著



事 紀 村 宋

田 間 著

妻 霜 插 圖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东 四 条 胡 同 4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 华 書 店 發 行

*

書号238 字數53,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3 9/16 插頁2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2800册

定 价(6)0.32元

前記

有幾位同志和讀者，關心這本書，並且給了鼓勵，給了意見，使它在未印成單冊之前，得到某些修正。這裏，我在書的第一頁，致以誠懇的謝意！

田 間 一九五〇年十月，記於北京。

目次

前記	一
開場白	一
第一篇 假手打着真旗	八
第二篇 苦人偏遇難關	一七
第三篇 各露各的尾巴	二三
第四篇 擺出白臉黑心	三〇
第五篇 各打各的算盤	三六
第六篇 是仇人仇難解	四〇
第七篇 人是錢錢是人	四五
第八篇 見事才見人心	五一
第九篇 台也假戲也假	五七

第一〇篇	老宋找共產黨	六三
第一篇	心病要心藥醫	七〇
第二篇	紅花要綠葉扶	七七
第三篇	人要多受教育	八三
第四篇	老財也喊討吃	八九
第五篇	癩鬼也想訴苦	九三
第六篇	恆山太陽變了	一〇〇

開場白

寫人民翻身的書，已經不少了，別人寫得好的，我不敢照抄，別人寫得壞的，我也不敢學。大家會記得：在我們農村裏，有成千成萬村幹部積極工作，許多人物已經是名傳全國。這些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決不是一步登天，而是經過千錘百鍊。關於這千錘百鍊的過程，我願意說一說，這裏我要把宋老小翻身的故事，作個簡單的介紹。

白家莊的人都知道：村裏惡霸財主白富貴和村裏攬工的宋老小結了幾輩子冤仇，壓得宋老小，抬不起頭來。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間，渾源城還沒有解放時，這時白富貴聽說村裏常有共產黨來鬧，他就想着一件事：他霸佔過宋家的地，逼死過宋老小的爹，又打傷過宋老小的左腿；他想如果共產黨要是在村裏站穩腳跟，宋老小一定要報仇，宋老小一定要參加共產黨。他覺得這倒是有點怕人：『狗日的這個世界，難道真是要變成宋老小的世界了？』據人們說，白富貴也就在這些日子裏，病上加氣，一下氣死了。

宋老小呢？他在這些日子裏，也聽說過共產黨三個字，但不知道究竟怎解釋？也聽說共產黨是好，但也知道什麼樣的人才叫共產黨？想問問吧，又不敢隨便問人，他這

個村子是游擊區。一天，天傍黑，宋老小正坐在審洞門口，心上瞎思摸：『我聽說要是共產黨來了，受苦人就能翻身。共產黨呵，你什麼時候能來呢？』他正在這麼想着，我們有一位武工隊的隊員，剛入村，口有點渴，想找水喝，走到宋老小的審洞邊。他先問了一句：

『這裏有我們的人嗎？』

宋老小把眼抬起來問：

『你們的人，你們是什麼人？』

那位武工隊員一時之間不好說實話，含糊其辭地回答一句說：『我們的人是打仗的人。』宋老小似乎有點明白，用手比劃一個八字說：『你們是八路軍？』武工隊員來回看了宋老小，見他一條腿的下腿柱上，掛着傷痕；又見他臉上很老實，想他不會是壞人，這才說了實話。可是宋老小這時反而不敢相信，又問一句：『同志，你是真八路軍？』

武工隊員答：『差不了。』宋老小來回看了看這位帶槍的人，笑着迎接他，兩個人一起進了審洞。武工隊員問：『你這是逃亡戶，怎的這口審裏甚也沒甚，炕上連一張席片也沒鋪？』宋老小一聽這話，嗓子拉不開了，幾乎哭出聲來。在模糊的淚眼中，他只回答了一句話：『我是一個攪工的。』

他一說完這話，兩手就把他的藍花碗捧起來給那武工隊員看：『請你看看，這是個甚？它不叫碗，它叫冤仇。我們多少代的冤仇，都裝在這裏面。』武工隊員聽他這一說，就叫起來：『那麼，你還留着這個碗幹啥？還叫它傳代嗎？』宋老小苦笑一下：『不留着它，又該怎辦？人是要吃飯的。』武工隊員笑笑：『走吧，跟我打仗去！』

宋老小說：『我要是能打仗，那也好啦。你不見我這條腿？攪工也沒有多少人肯要我的。如果你們肯要，我也肯去。』他又補充一句：『打仗我也打的，我是在村子裏和老財打仗！』

接着武工隊員問起他的身世。宋老小說：『要聽我的身世，三年也聽不完，你得住上三天。』

當時武工隊員表示，請他先說一說，他的腿是怎麼受的傷。宋老小抬起他那左邊的一條腿：『我這一條腿，這是村裏姓白的老財打傷的。我爹還沒有死的時候，他和我開的六畝河灘地，老天爺有眼，也能叫我們打了點糧食。』他忽然大叫着說：『可是那個狗東西，偏說這地是搶了他們的水頭，就要霸地。霸地他不說是霸地，假惺惺地拿出幾個小錢說是要買地，不賣也不行。我爹只得說地是能賣，不過賣了仍由咱們租種。地就算白賣了，趕到秋天，他們又見我爹是老骨頭，榨不出多少油水，藉口租子打的不够數，

假裝喝醉酒，一棒子打到我腿上。家裏的東西，也給他打個淨光。這個藍花碗，在我的手上，沒有被打爛。幸而他家長王福，拚命抱住我，救了我這剩下的半條命！」

宋老小接着說：「我爹活活的氣死了。臨死的時候，一對眼睛望了望這個藍花碗，又望了望我。意思是要把這個碗留着，要記住冤仇。我和王福兩個人抬着他，埋在半山坡上。王福對我做了一件好事，對他們做了一件壞事，也被東家攆出門。我兩個又到大廟上對天發了誓。拜了兄弟。我的腿帶着傷，王福的名氣也給嚷壞了，想受苦也沒人要呵！」武工隊員說：「再過兩天就好了。」宋老小拍拍他那藍花碗說：「我現在有時打點柴，有時打點短工，有時要和老財打仗。我心想，與其是死，不如拚了吧！過去，我們都怕他，眼下我們還怕啥？我還聽說，共產黨能給我們作主，這就更不怕了！」

武工隊員拍拍宋老小的肩：「出冤氣的日子到了。幹吧！夥計，受苦的人要翻身，一要共產黨領導，二要自己幹。心要細，胆子還要大。這兩天，咱們游擊隊下川了，城裏的敵人在不長。」宋老小送他走下山坡，眼裏含着淚珠說：「好同志，不嫌我人窮，常到我窩裏來坐坐！」

那位武工隊員下了山坡，走到村子裏，天早已大黑。縣委老金和武工隊長也已經躺在炕上。

這時，老金和隊長住在鄧大的家裏。兩個人頭枕着手槍，躺在炕上，討論這村子裏建黨問題。隊長主張要多找幾個人參加黨。老金不大贊成他這個意見，主張先發動羣衆而後建黨。說他們是討論問題吧？偶爾也有些爭執。他們爭執時，鄧大正躲在窗戶外面偷聽。隊長說：『哪個村裏沒有黨員，咱們做工作，等於沒眼睛，誰也不給咱們吐一句實心話。』老金慢吞吞地說：『羣衆還沒有發動起來，你知道誰好誰賴？你就要找黨員？我的想法是：寧肯暫時沒有，不要把根子扎歪。』隊長說：『老金，不能這麼說。我在這村裏呆過半個月，我看鄧大就不賴。這麼大的一個村子，還是個游擊區，不找幾個人當黨員，咱們簡直無法工作。』老金笑笑：『我和你的看法不大同。你說鄧大好，我還不敢相信。我覺得對這樣的人總得多看兩眼，就怕他靠不住。鄧大嘴上說的好聽，心上怎麼樣呢？我們要找好勞動人。你要明白：牡丹花儘管它好看，不如萬年柏結結實實。你見過這村裏有一個攪工的嗎？我見過兩次。昨天敵人快要進村了，他用手招呼我快走，要不是他，說不定我做了俘虜。我打聽過別人，他的名字叫宋老小，有時他打柴，有時他攪工。像這號人，你再打聽打聽看，說不定比鄧大好。』隊長說：『鄧大先算上一個，別的再考慮吧。』老金因爲自己不太了解村裏情況，不說可否，也不願再爭執了。就順口答道：『這村裏情況，我啥也不摸，你看着辦吧。』

窗子外面，鄧大偷聽了這些話，心上也高興也不高興。高興的是有人說他好，不高興的是有人說他不好。事情過了好幾天，他心上還是嘀咕着：『宋老小比我還好？哼，什麼狗東西，一個窮鬼。早晚我得給他個厲害看！』

後來，不知是哪位幹部和鄧大說過一句話：『鄧大，你幹共產黨吧？』鄧大馬上就說：『幹。』他並且假裝工作積極，於是混進了黨。之後他又硬拉了四五個人算是一夥夥。他拉的這幾個人，其中有兩個人是中農，又和富農鄧大是通氣的人。只有白玉春是個貧農，光景很不好，鄧大要他來參加，算是陪榜。至於宋老小，他不但叫他進黨，還想攆他出村去。因此，白家莊的工作，後來發生了問題，走了一些彎路。宋老小盼翻身，也盼得心焦。村裏常有激烈的風暴。在風暴中，宋老小心上唸道：『共產黨呵，什麼時候你能來呢？』

提起白家莊來，這個村子是在恆山廟的山脚下，背靠着恆山，臉向着渾源城。這是游擊區，我們去，敵人走，敵人走，我們住。它離恆山廟有十里路，離渾源城有七八里路。村裏有百十啦戶，戶口不算少，就在川下來說，村子也不算小。姓白的老財是個大戶。除姓白的而外，還有許多雜姓和飄零小戶。宋老小一人一戶。王福和宋老小住的鄰窖，也是一人一戶。鄧大雖說姓鄧，雖說也是雜姓，但我這枝筆不能把他擺在宋老小一

列。因為實際上他是改了姓的。有人早已把他和白富貴當成一家人看。鄧大當初在村裏並不吃香，不過白富貴爲了要打姓朱的，就把他拉拔上。鄧大是個有野心的傢伙，在村裏也想多佔些便宜，白富貴沒死時，鄧大得聽他的話，自己想發威也不敢，小虎還有老虎管着。等到白富貴一死，他就有些不同。他接了白富貴舊村長的位，這一下，簡直沒有地方能放得下他了！

第一篇 假手打着真旗

白富貴有一個兒子，大名叫白朝仙，綽號叫『白吃鬼』。這個白吃鬼，有點怪氣，只要他在家裏，就常常閉着大門。

一九四五年十月間，渾源城解放後，他多時沒出門，大門乾脆插住。哪知就在解放後第十天，鄧大自動領着一夥人，扛着鐵器，把白吃鬼那黑漆大門咚咚地打了開來，這好像是山崩地裂，這一下倒嚇住了白吃鬼。他急急忙忙地手上捧起一本書，臉白白地走了出來，問道：

『誰領的頭？』

鄧大把鐵鍬一插，答道：

『是我鄧大！』

白吃鬼把手上的書往後一背，又問：

『兄弟，你爲啥帶這一夥人來？要錢呢？要命呢？』

來的那夥人，大家一哄而上。鄧大又說：

『也不要錢，也不要命，也要錢，也要命。這還說不定，看咱們先算算賬看。反正八路軍有命令，叫鬧清算哩。』白吃鬼一聽這話，把臉對着鄧大：

『別的村莊鬧清算，有工作人員領導，你們就沒個領導的？你們也敢鬧？你們真是積極分子？』

鄧大聽了這話，不但不氣憤，反而笑起來說：『咱們比人家村裏進步。』這話一說完，鄧大脚上穿的日本皮靴，鐵釘子嘩啦啦地響，手裏提起鐵鍬跳到炕上：『管他是紅是黑？』一鐵鍬打到玻璃窗上，嘮嘮一下，窗戶開了個大口。『管他是紅是黑？』他又一鐵鍬鋤到那大紅大綠的炕圍上，炕圍上漆的封神圖叫鐵鍬打落一半，碎土落的滿炕。鄧大嘴上不斷地嚷嚷：『窮鬼們跟我上炕來！』

宋老小這兩天以爲鄧大或許要辦點好事，所以當鄧大吆喝羣衆來鬧鬥爭時，他也跟着鄧大來鬥白吃鬼，但心上總是懷疑，怕這事鬧不成。其實說是他來鬥白吃鬼，不如說是他看到到底是怎？鄧大叫他上炕，他心上想：『上炕就叫鬥人家？』他正在想什麼事，就被鄧大死命一拖拖上了炕。鄧大直嚷嚷：

『要想吃羊，就要殺羊，手上別怕沾血！』又說：『宋老小，我看你這個窮鬼，吃飯還張着大嘴等人餵你哩！』

這一夥來鬥爭的人，實際上是兩派：一派是和鄧大一類，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聽說共產黨主張開鬥爭，就得找空子吃鬥爭飯；另一派是老好黨員白玉春和攪工的宋老小，他們以爲鄧大懷裏或許揣着共產黨的政策，雖然覺得鄧大的做法不是個事，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只有跟着走。也因爲這，儘管鄧大罵宋老小，宋老小心上怎麼不願意聽，耳朵也得聽着。

白吃鬼在後面房子裏避過一陣風頭，見來的人也並不太厲害，好比一場暴雨，有前勁沒後勁，決定拿軟主意應付。他先叫家裏人殺羊熱酒，然後又笑出臉來到外面說：『大家請隨意坐下，稍等一時，酒就上來了。』他一說出酒字，鄧大還沒喝上酒，人就先醉啦。可是鄧大心上雖說軟化了，臉上並不露出軟色來，反而硬硬地直起腰桿，用腳踢打着炕上的虎皮褥子，說：『咱們貴賤不喝酒，喝酒算是啥？要是他不把銀圓拿出來，大夥把這虎皮褥子揣走，這也能算數。』

宋老小不贊成：

咱們來報仇，

不是來喝酒！

要是喝了酒，

鬥爭難開口。

這時，白吃鬼暗暗地盯了宋老小一眼，心想：『你這個窮鬼要和我做對？』

好比是做買賣似的，正當討價還價時，姓白的酒像個妖怪似的笑眉笑眼上了桌面，財主東家捲起袖子，親自下手斟酒。白吃鬼說：

『鄧大哥，先奉你這一杯！』

他又斟下一杯，說：

『宋老小，也敬你這一杯！』

白吃鬼接着說：『諸位放心，你們想要啥，啥也不成問題，我白朝仙八路軍方面也有朋友，好歹也算個開明人，我還敢不服從民主政府的法令？』他又表示如果大夥不吃他的酒，他就要馬上下跪。他剛一假裝下跪，鄧大就借風推船跳下炕來捧起酒，答道：『好說，好說，只要我鄧大再沒話說，想必來的這夥人誰也沒有意見。一村子人誰不知道我鄧大是個屬驢的性格，直腸子不記仇氣的人，就是嘴太賴，常常得罪人。』

大家喝完酒，吃完羊肉泡糕（這是雁北的一種好飯），走出財主家的門。白吃鬼正和鄧大悄悄耳語時，說要如何如何，忽然有人問：『宋老小呢？』

鄧大也醉歪歪地問：『真個是窮鬼，白送到嘴上的好酒好肉不吃不喝就溜了。哼，